近思録

三

口 13
359
3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
仁18 門 卷一 831 3
利 20 3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

廣雅書局重栞

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動靜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象傳○朱子曰二○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象傳○葉氏曰匕所以載鼎實鬯秬酒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君子當大恐懼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

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艮象傳○朱子曰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象辭自解得分曉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

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亦不見其人是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人之一身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所明道答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卻不同他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問易傳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日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問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

非禮勿視聽之視聽言動四者用力○外既無非禮○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明道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便是反復入身來○問明道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讀書所以致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是如此○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

以直內是涵養意 顧字端伯 程子門人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益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朱子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似

不必慶言

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永按與後條有主則虛參看 ○邢和叔言吾嘗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朱子曰此亦是言其這裏若事物之來且隨自家力量應之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大槩且存得此心在的當止於至善處此亦是

爲初學言○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爲私欲汨沒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朱子曰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冉仲弓都無異故云此是徹上徹下語○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閒則浹洽而有

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永按思未能無邪者亦當勉強禁止如古人以黑白豆記起念善惡久之而黑者漸少漸無是也毋不敬亦兼正容言之○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

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朱子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恭言恭只是人爲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爲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

也○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賸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朱子曰正預期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

廣雅書局重栞

○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荅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

目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吳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只是常敬敬卽所以中○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理方著○此言持敬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如此程子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如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朱子曰他只管要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

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張載

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司馬溫公字君實○朱子曰天祺雖是硬捉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又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則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倩別人來作主○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後此最學者所宜察○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作字悤字是忩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忩忘勿助之閒朱子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忩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朱子曰聖人之心虛明故能如此常人記事忩事只是著意之故○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閒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

廣雅書局重栞

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在肚裏○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閒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得分曉○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胷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胷次方得虛明○荅胡廣仲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謂必先致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

者○葉氏曰事至當應初何爲累顧心無主應則反累事耳○永按天下事皆不可少不可有厭事之心○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

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葉氏曰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會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胷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卻不分聖賢○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

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問孔子告仲弓方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强之異朱子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亦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問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是平日功夫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卻是上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問上下一於恭敬上之人下之人也同寅協恭曰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詩可見○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此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體信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卽自此發出所謂和者

天下之達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則敬也○問聰明睿智如何皆由此出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只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葉氏曰此謹獨之效○心要在腔子裏問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卻否朱子曰得之○人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如此○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莫是功夫閪斷便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否朱子曰此心才向外便走了○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問心如何是活朱子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卽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活是生

活之活對著死說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閒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問不知易何以言敬曰程子說得闊使人難曉就天地之閒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閒斷是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問子在川上章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一念不存也是閒斷一事有差也是閒斷○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便謂之仁朱子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此亦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一毫私意而仁自在其中爾這般處要寬看○問以敬直內則不直何也曰此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方順以敬則不順矣○問

必有事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曰孟子本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涵養吾一葉氏曰心存則不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子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卻略窺得上面些影子自漢以來儒者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疏了○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非以聖人之意本如此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愼獨者言人欲體此道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愼獨則可以無所閒斷而不虧眞體○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便做王道不成○謹獨與這裏何相關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閒斷了如何○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得與天地相似

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朱子曰此程子解易二句後二句又是復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爲先應事爲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無外事若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窒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便似作室無基址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問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可以用功○閑邪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永按人性本善故人心本誠其有邪者妄也去妄則無妄矣故誠非外鑠○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

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本注尹彦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問主一朱子曰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且做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兼動靜而言曰是○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竝應曰一日萬幾也無竝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卻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見賓承祭之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敬字只著一畏字形容亦得故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說入神祠云云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心主這一事

不爲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閑邪則固一
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
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朱子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
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既一則邪自
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
賊今夜須防他則便醒了不須更說防賊○整
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才整頓起處便
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儼
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
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永按朱子又有
一條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
暴其氣與程子意異故不錄○有言未感時
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
以直內也朱子曰這處難說只爭這些子只是
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應時又更
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
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敬則自

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卻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

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

朱子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字指理而言無主則實此實字是好字指理而言無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卻入來實其中安得不謂之實○中有主則實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主一無適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眞實意味○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則是主一之意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則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輾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問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事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問伊川言主一無適又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疑主一則滯不能周流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卻是滯於一隅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

入永按嚴威儼恪外面勉强把捉而已然致敬卻須自此始○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朱子曰接物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主於敬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程子未○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候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

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朱子曰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須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

無度雖正亦邪○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本注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

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目無間目無見否曰雖目無間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

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
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
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
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
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
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
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

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
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
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
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
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
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

求一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呂學士與叔也○
朱子曰才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
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
卽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
盡頭不可以有加矣○問伊川云未中於喜怒
哀樂之前卻是已發延平先生謂驗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爲何如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
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
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且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
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當中時雖耳
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
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下

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晻暧底靜
中閙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
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
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但操存得在時少閙
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耳無聞目無見之
荅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
必矣蓋未發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
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
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目耳之用哉○子思
只說喜怒哀樂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
愈多愈見支離紛穴都無交涉此程門請問記
錄者之罪○問心本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
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
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

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謂之無物則不可無物恐當作有物○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卻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惺惺底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知覺須是動何以謂之未發曰知覺須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問知覺須是動而喜怒哀樂卻未發否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問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陰而不爲無陽則可也○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卦純能無陽到動處卻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問靜中有物莫是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卻說得近似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伊川云才知覺便是動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是瞌睡○問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

定人須是定其心問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問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所以程子說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荅或人問末稍這一句是緊要處○人於夢寐閒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閒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來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心爲萬物之至靈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精神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日晝之所爲等耳善學者旣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閒○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孔子夢於心動否朱子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

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問以心使心上心字是道心下心字是人心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卻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南軒張氏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强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大率把捉不定

皆是不仁外書下同○朱子曰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靜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存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此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伊川先生曰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朱子曰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二者自是兩箇話頭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爲養失其道則交相爲害○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朱子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永按四百四病佛家之說謂人身爲四大之合各有百一病也

廣雅書局重栞

氣體之病非人所能爲心則操之在我而已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問程子嘗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明道云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若不曾涵養得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閙斷處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歎其善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 ○朱子曰內外賓主之辨在內之日多即是爲主在外之日多即是爲客 ○以屋喻

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閒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卽便入葢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閒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卽便出葢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勉勉循循自不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否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否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是恁地意思○勉勉循循之說猶是眞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相似才推動了自然不停○永按或問謂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葢朱子未定之說

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葢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曰客慮是汎汎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橫渠大段用工夫來說得更精切

廣雅書局重栞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
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朱子曰
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曾子子思孟子都是
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這道理若慈善柔弱底
終不濟事○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
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荅劉子澄曰戲謔亦是
根而日用閒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
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

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
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
言之矣此當痛改不可緩也○永按張子作東
銘亦以戲言戲動爲戒戲謔之害事納侮啟釁
招尤致悔是也人之有口才多機智而好狎侮者尤易犯此病當深戒之○正心之
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
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葉氏曰視心如嚴師則知所
儆之念不作○定何來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

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
艮何以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智次煩擾則同○問
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
宇定而天光發是也○葉氏曰止
水可鑑而流水不可鑑亦此理也○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
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
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
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艮象傳○葉氏曰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
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
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孟子說○朱子曰張子敦篤虛靜之說於學
者爲有功○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李孝
述問仁爲動之始禮爲動之極義爲靜之始智
爲靜之極智無所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
禮之所由發也曰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
亦此意○葉氏曰言動輕妄而不純篤則此心

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
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
深知
其味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四終

番禺劉昌齡初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婺源江永集注　　閬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

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
字亦是莫字○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
可不愼乎通書○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
謹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而存曰蓋寡爲以至於無無
謂養心不止於寡也遺文○朱子曰欲未便說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到那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
便將本心俱紛離了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
寡漸至於無○問周子言不止於寡如何曰語
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

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
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
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濂溪言
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
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
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
然則欲字何如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
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
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誠立謂
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
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立字輕如
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天命以上
之事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是做工夫處○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自此心形見下句卽是克己工夫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問克己工夫從內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卻在內○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入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處也難古人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朱子曰四箴精確縝密無纖芥之可疑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則存舍則失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耳目口鼻四者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則誠矣 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

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功夫無閒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故曰久則誠矣○問制外安內卻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功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耆熟後便私意漸漸消磨去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問視何以說心聽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卻因雜得外面言語來

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問知誘物化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故云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故云閑邪存誠○問聽箴前面亦大槩說不知可改聽字作視箴說又較切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切至聽處卻較輕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

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朱子曰言箴說許多是人口上有許
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閑都說得周備○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才不靜專自家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

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誠之於思是於身○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於心守之於爲是動之著這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益思於內不可不誠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不可謂專在外面功夫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哲人志士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卻形於事爲早是見得遲了此覺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卻兩腳做功夫去○哲人只於思量開

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動箴那句是緊要或云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惟危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安內存誠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具得之矣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朱子曰易傳云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這般

說話好
簡當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道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葉氏曰伐邑內自治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象傳）○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

廣雅書局重栞

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朱子曰事雖止而意潛有所係吝此意不誠之本也○葉氏曰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彖傳○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說是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葉氏曰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慳節於施是也○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荅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

廣雅書局重栞

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問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柰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鬬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閒則於仁也其庶幾乎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爲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爲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葉氏曰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永按如克伐怨欲驕吝之類皆客氣也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永按不能持志）則客氣用事故多暴厲能持其志則不爲氣所勝而臨事自然從容○人不能祛

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永按思慮者心智也不能袪者只是心有係吝故無浩然正大之氣○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葉氏曰怒氣盛則不能自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

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鄒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永按君子與小人不並立者也然或有時不幸而與之處善修己者正資之以爲進德之助如麤石能磨玉也○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

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嵴上行底亦是此意否曰那箇分明是危底只教習得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閒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永按專務責人而不職分者也橫渠先生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知責己必不能盡其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爲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之則大段費力矣○九德最好皐陶謨九德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葉氏曰寬宏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和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徒尙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恃乎文益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易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疏剛果者或傷於刻薄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强力

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强不至於暴學問之道在唐虞時論者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或謂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賦率性之道道只循此自然之理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如何便以爲道是認欲爲理也明道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閒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問明道先生三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朱子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年至三十猶不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事便不至於流○如爲人

謀而不忠只是爲別人做事自不著意這箇病根尤深於計較利害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此形便有此事其端甚微須用省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長留在心胷爲悔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云云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卻何如曰自是無可救了○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胷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葉氏曰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之閒反爲繫累○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朱子曰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自動自家心人好寫字見壁閒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皆足以爲心病○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人語言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緩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移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

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問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曰喜怒亦

樂發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有無怒底聖人凡是聖人分上著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尙在夾界處○萊氏曰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一毫作好作惡

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朱子曰人○聖人責己感也處能克己此數語極有味○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永按此感彼應常理也有不應焉反求諸己而已雖亦有

時懲惡禁非而責己之意恆多也○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問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此朱子曰此說是○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永按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亦去矜字之病也謝子語胡文定公以飲食夸

耀人之類爲矜而說理之好張大處○思叔詬
猶有未及覺者學者當隨時省察
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永按
今人好詬詈下賤者多○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
矣當以此言自省○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
是見不賢而內自省焉莫不在己永按莫不在
己謂反躬自
省人之不善己皆有之也○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
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
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

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朱子曰湛一是
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
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纖惡
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問張
纖惡必除云云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
可進朱子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
傷是誠不可○橫渠云性猶孟子言
踐形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惡不
仁是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

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葉氏曰所
察所行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卒陷於不仁
而莫之覺矣○永按去不善乃能盡善徒知向
善而不知惡惡徒爲其是而不務去其非皆好
仁而不惡不仁者也此張子自爲一說以好仁
惡不仁爲一人若論語則是言兩種人也○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
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永按在人
者未必皆非故不敢尤人而惟務盡己○有潛心於道忽忽焉他
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

益但樂於舊習耳問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
子曰人誰不要此心不定卻以爲氣是如何朱
如重擔擔不去只爲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柰何得
合下無功夫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只爲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
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古人欲得朋
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
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
程子言之切矣此謂樂其永按朋來而樂
取益亦張子自爲一說○矯輕警惰語錄下
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
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

廣雅書局重栞

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有私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永按剛暴者常有矜高之病　蓋　音瞶

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閒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永按敬則相下而非善柔日與之親亦得

相觀之益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遇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五終

番禺劉昌齡初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齊家之道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爲己之學也（經解○永按不修其職而學文雖詩書六藝猶爲務外爲人況習爲浮華妍巧之詞乎）○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

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易傳下同○蠱初六傳○儒所不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與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九二傳○陳芝拜辭朱子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

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撫來作闡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檢點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葉氏曰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爲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順行之比之事父有閎矣但爲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

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彖傳○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葉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率以情勝禮以恩篤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六二傳○永按初九之閑有家而悔亾九三之嗃嗃而吉上九之威如終吉皆以剛爲善九五之王

假有家勿恤吉剛而得中尤善之至也○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忽而不服葉氏曰持身謹嚴無少假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卒歸於正○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葉氏曰貞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媟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

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下同○永按古人納采之後加諸卜而後納吉是以卜筮擇之也今擇之之法宜就知其性行者審於諏問遲之稍久而後議婚如問不能詳審則以筮決之易中元有取女吉勿用取女諸辭或遇他辭不言取女者亦可以意斷之也○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問行狀云伊川所作明道行狀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朱子曰盡性至命必從孝弟做起便是盡性至命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

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永按程子嘗言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卽精也本也）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葉氏曰行不著習不察故不能擴而充之以至於極）○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自私也（本注）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葉氏曰事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卽是私矣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永按喪服兄弟之子與己之衆子皆期服）又問天是欲視之猶子也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閒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

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

聖人乎問伊川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自今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避嫌處朱子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處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恩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託或先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閒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正心誠意上更做功夫正怕到這處○問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會省察了○問孀婦於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

廣雅書局重栞

此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病臥在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葉氏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如此○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問取甥女歸嫁一段

廣雅書局重栞

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 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

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棊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永按棊羹嫌味薄復以厚味調和也棊摘慮切嘗食與棊羹二事皆求詳於味他本作常食棊羹即叱止之者非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畧無害理姑必順之葉氏曰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不可輕爲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須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禮說○葉氏曰所謂養志者也○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問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卻不能恭其兄兄豈可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爲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然詩之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或曰猶當作尤○此於本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朱子曰周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語錄○永按提掇更謹者淪之以莊御之以道令其自不敢惰慢非徒尙威嚴之謂也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六終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沈寶樞覆校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婺源江永集注　　閻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出處進退辭受之義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易傳下同　C蒙彖傳

廣雅書局重栞

○葉氏曰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初九傳○葉氏曰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无咎也永按朱子本義謂筮得此卦者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與程傳意異傳專以君臣相比言之○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

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葉氏曰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六二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葉氏曰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君子所貴世俗所羞正應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君子所貴世俗所賤故曰貴其趾舍車而徒貴初九傳○永按世俗以勢位爲榮君子以道義爲貴故甯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

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問知止足之道與量能度分者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葉氏曰懷抱道德伊尹太公是也知止足之道張良疏廣是也量能度分徐穉申屠蟠是也清介自守嚴光周黨是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閒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朱子曰小利貞小指陰小之小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

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與君存亡如何去○葉氏曰强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已

葉氏曰初九傷猶未顯而曰君子於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

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爲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

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永按裕者不急進亦不遽退孟子所謂無官守言責則吾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也兆事之端爲之兆謂若孔子之不去魯示以道有可行之端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六三傳○永按順理安行隨時之宜無心遇合也知幾固守者知事之微不求苟合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亾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困象傳○朱子曰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永按隕穫謂爲窮戹所壓而顚墜消落○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

廣雅書局重栞

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九四傳○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葉氏曰已日乃革之謹至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无咎○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鼎九二傳○葉氏曰有才者急於有爲不暇謹持所向如荀或之類是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

廣雅書局重栞

得而後隨艮六二傳○永按拯者救其弊隨者隨其失也處高位不可坐視其失在下位則有職所不及力所不能者矣○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艮象傳○葉氏曰踰越常分○據非所據又出位之尤者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葉氏曰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

廣雅書局重栞

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朱子曰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有功於學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而受之矣義有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不得則當歸之命爾○葉氏曰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要決於義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欲以命決之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葉氏曰遇事不能處是無義處置了不能放下是無命○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慫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

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

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程子引易簀之事蓋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閒道便爲得正亦非以閒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做閒道不閒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論他平日是閒道與不閒道平日已是閒道那時萬一照管不到也無柰何問若果已閒道到那時也不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

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人須見得確定若不實見得又都閪了○葉氏曰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未實耳○永按葉

氏說亦可通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目間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

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 朱子曰致知便要窮究徹底眞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虎傷之譬甚好○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眞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 朱子曰這不待勉強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

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　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有此意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閒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南軒張氏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葉氏曰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

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朱子曰程子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如此則善利之閧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問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爲其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

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卻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葉氏曰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邢七邢恕也附

章惇爲惡○朱子曰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攻人言之則切○謝湜自蜀之

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本注〕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歷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朱子曰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任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卽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問封父母此自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曰如此名義卽正○問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亦可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卽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是正耳○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來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卽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

道是惑也○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朱子曰死

生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死於刀兵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麤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問科舉之妨功朱子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閒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以科舉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科舉亦不害爲學然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葉氏曰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己自重而彼自輕○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

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葉氏曰義之所在死生去就有所不顧豈有懷疑之見畏人非笑者哉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七終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沈寶樞覆校